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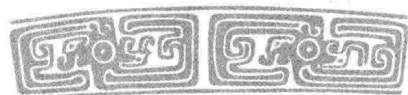
百衲本

宋史

元·脫脫等撰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6



百衲本

宋史

元·脫脫等撰

6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賜府僉司上柱國監軍司憲丞相縣國領經籍部經教臣既龍等奉

勅修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附

呂景初

馬遵附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觀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時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營景靈宮

傳六十一

傳六十一

一

任

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權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闕狀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即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權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叢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

民以取賂臻購得其主名黜寬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迹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縣三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植劍于前曰攘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路

傳六十一

傳六十一

二

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爲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斂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戡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所制

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吳楚蜀晉北捍獯粥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軍府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踰聞葺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費官鬻爵清雜仕流以鐵爲錢墮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膏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廼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

傳六十一

三

任子政

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使通贖苦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惠承平震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廩祿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費服與臺者亦實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願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預聞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收之期赴銓調中選格者居多困乏之嘆行寡

廉恥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今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惠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厲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浸冗序遷者衆廼有地處藩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沈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

傳六十二

四

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中重矣陛下惠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誇護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女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惠西北多故邊

情臣測獻壽論亦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
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
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
吳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
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畧之臣恃吾所以
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戒
三路兵馬之駕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
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
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
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踈闊仁宗頗

傳六十一

五

臣

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
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周詢
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國吏見大蛇垂蘭橈
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判
襄州還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三司
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
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忤執政意
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
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譏毀害及善良

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
史迹既踈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
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
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
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
俟旨黯論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
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儼智高反余
靖知桂州楊旼安撫廣南東西路比旨許便宜行事黯言二
人臨事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
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

傳六十二

六

之皇祐四年同修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
天下復置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黯亦反復辨析
卒不果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
毋用例論者以爲非便黯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黯言
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勲者不可勝數
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意所欲
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權知制誥
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修起居注官獨
先出黯言君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
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

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黯嘗命辭即詆延年不才不宜汚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黯奏以爲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惟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群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踈斥疑間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

傳六十一

七

臣

主之誼即時追寢前詔從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應卒致問黯輒答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具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行父死服除句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授他官黯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

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囚歲瘦死者衆而吏不任其責黯言吏或怠於視囚飢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史額七百人以罪廢復叙者皆數外補之黯請叙者須有關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見人不以爲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傳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黯

傳六十一

八

剛復自任赦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行之罷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爲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遂引黯黯言官爲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

事諫乃就職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入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

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下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爲監察御

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學感退舍而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義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

盡感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旨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字監加史館脩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拔岷錢徵事言臣爲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贊何郊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

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寔為朋黨臣初被黜閱諸
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謀聖慈焚毀臣與
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為御史臣延慶推引實有力
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為鷹犬惟陛下
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誼為郊社齋郎

鼎臣隸州人既逐京會昌朝罷歸自北京召為相鼎臣
先論疎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疎論議與陳
執中異不可共事疎既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
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
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為河北體量安撫令經度塘水

傳六十一

十一

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
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
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
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會書河南府判
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請
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
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
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冊為皇后又詔立忘景初力爭乃
罷時兵冗用度多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

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
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
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為不可况羸疾老怯
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
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
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
之兵所鬻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眾也議者屢以為言
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
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
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

傳六十一

十一

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
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
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
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
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
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
之誠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
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
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
擇宗子之賢者使得間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

與朝為夾輔之勢時秋青為樞密使得士卒心謀者憂其為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詭言權臣有虛聲為兵眾所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為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方傳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為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

傳六十一

主

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太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為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人為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為侯官尉

開禧多自喜死以誣仇家官司與能辨及悉為權正前使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閣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持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綏綏之言易之鞭撻然已死而答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

傳六十二

主

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官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官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產況無疾乎有罪而官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喻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寵擅官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

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諸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遷重厚操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

傳六十一

五

即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弼親親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二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寵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棄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

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棄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無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若屈野之蚬為國深恥沔跡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羅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隣州隣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遷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

傳六十一

十六

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群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侍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避怨謫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轡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圭鐵冶者得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禁及與御史沈起輒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圭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錫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為工

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為太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悲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詘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後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絕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官官謀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

傳六十一

七

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久請易為三年宰相劉沆護拜溫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為非典制數以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吏月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為置籍次第之召為益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官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閹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

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閹女御以周董董員公主御寶曰劉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詔而掖庭覲覲還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官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閹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惰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詔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外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為三司益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屬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

傳六十一

六

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官官石全彬閻士良外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邀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不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技知名士寔臺省惡衍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邠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益鐵匱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

傳六十一

十九

傳六十一

子

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詎知蘇州未行卒絢踈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犯高權還獻賦太指言宜速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言邁與秋遵度遵度曰是才也其父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院為集

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違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成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獄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

嘉中風草中立願以文詞自善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

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為寮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

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觀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

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曆

初為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觀言爵祿所以

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

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

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校諂竦外事機務發黨

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監鐵判官轉兵部員外

傳六十一

主

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遷與張呂之王素首被選選

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人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

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

郎中知延州卒邈跡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

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臻

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閣官真仁

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

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列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二

宋史三百三

開禧國皇司積賢閣重事而書哀哀相國更領經書都總裁脫等奉

教

張昱之

魏瓘弟琰

滕宗諒劉越附

李防

趙湘

唐肅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子安石

范祥子有

田京

張昱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昱之進士及第補樂清

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

常州知溫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南路刑獄

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

送獄昱之廉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

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

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加直史

館徙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

歲數百人敵既利其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昱之

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還為監鐵副使

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

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踰緣邊都巡檢司亦曰

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為三部

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為三部

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昱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李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昱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衛昱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況潛殺降兵數百人昱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

宋史列傳卷第三十二 魏瓘

號州王則反貝州有言昱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得逸去今乃為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詰闕自言嘗為叔父屯田郎中曇昧免緣坐且言曇以書屬昱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光祿卿致仕卒昱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歲時奉祠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赴綵山關前張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

宋史列傳卷第三十二 魏瓘

擾瓘密以聞詔杖宦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事丞知衡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撥戶緣通負沒婦女為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錕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為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為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繫東西澳為水閘以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為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為珍貨詔遣內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為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瓘不即奏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

宜從事屬秋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瑾按視還奏以為不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瑾以為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為上守禦為下攻取為失不報後卒如瑾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請者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瑾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屈史沈王達以善訟名天下瑾既廢沈又嘗奏抵達罪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齊子

宋史列傳卷六十三

宋史列傳卷六十三

四

吳興郡

璿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縣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觀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賂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答扑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乃致仕進衛尉卿卒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

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繁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輟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無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寬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實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懲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脩政以懷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

宋史列傳卷六十三

宋史列傳卷六十三

五

吳興郡

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定諒左正言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士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官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官禁事不實降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父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

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
戎服棄城又募勇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
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
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
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孀使各得所
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
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
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
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
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資諸部屬

宋史列傳卷第六十二 六 趙鼎傳

先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眾因焚其
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
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
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
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
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為莫州軍事推官
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破相二州逃
戶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
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

官能招撫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
遷秘書丞體量三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即召人耕
種使人不敢輕去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
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價之權開封府推官
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為陝
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邇歲役民丁甚眾頗廢農
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為四路徙防梓州路
轉運使累遷高書工部員外郎為三司戶部判官景
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上言秦義
管增江淮兩浙荆湖權酷錢民頗煩擾江南以歲饑

宋史列傳卷第六十二 七 趙鼎傳

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義等毋
得復增權酷之利遂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
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
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遠
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採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
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旁由數百畝民甚利之又
徙興元府入為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
河南府徙知宿延毫三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
部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
中復知延州更耀路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

有論奏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

命知商州徙龐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

德李太后母育聖躬請附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尚書禮部員外郎為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

史權判三司內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遂定今母以十

宋史三百三十一 宋史列傳卷第六十三 八 趙湘

一月十二月報囚今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大辟不廢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

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為姦爾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

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為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臬州火命湘往致祠兼問民疾苦還言

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赴待漏院俟禁門闕今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後時乃

入望教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寒暑

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

悅為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之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為考制度副使請如

周官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

留司三司事為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為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

延州遷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為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宋史三百三十一 宋史列傳卷第六十三 九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

經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調郿縣主簿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

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

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

御史或薦肅為群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為三司戶部判官